

【高校设计研讨】

大理喜州白族图形图案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探究

刘智勇¹, 张懿隆²

(1.四川美术学院, 重庆 401331; 2.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重庆 400020)

摘要: **目的** 研究云南大理喜州白族图形图案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 寻求多元创新契合点。**方法** 运用系统的科学思想和方法, 通过实际案例, 论述图形视觉元素的内涵再创造, 使大理喜州白族的传统图形图案元素从本原设计的局限性中脱颖而出。**结论** 设计了出既符合现代审美和受众需求, 又能凸显民族传统文化面貌的产品, 成为白族民族文化展示的重要窗口与平台。

关键词: 喜州白族; 图形图案; 平面设计运用

中图分类号: J5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17)02-0184-04

Application of Bai Pattern of Dali Xizhou to the Graphic Design

LIU Zhi-yong¹, ZHANG Yi-long²

(1.Sichuan Institute of Fine Art, Chongqing 401331, China;

2.Chongqi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Arts and Culture, Chongqing 400020, China)

ABSTRACT: It aims to the application of Bai pattern of Dali Xizhou to graphic design, to seek multiple innovation fit point. Using the systematic scientific ideas and methods, through the actual cases, the connotation of graphic visual elements is recreated, which makes the traditional graphic elements of Dali Bai nationality stand out from the limitations of primitive design. It tries to become an important platform to show and carry forward new ethnic culture by creating products not only conforming to modern aesthetic and audience demand but also highlighting the traditional ethnic culture.

KEY WORDS: Bai Nationality of Xizhou; pattern; application of graphic design

大理因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美丽的自然风光以及好客的白族人民, 吸引了大量前来观光的旅行者。目前, 大量民族产品的特殊性、地域性的缺失导致了其纪念意义整体偏低。因此, 探索大理喜州白族传统文化传承在当代应用设计中如何创新, 有重要意义。

1 大理喜州白族图形分类概况

白族, 我国西南地区一个古老的民族, 大部分栖居在依山傍水的大理白族自治州^[1]。白族人民勤劳朴实, 与人为善, 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 他们坚守传统, 同时又乐于吸收和创造。喜州白族传统图形融合了多元化的特点, 它将外来文化通过重新提炼改进

后, 对原始宗教、儒家文化、道教、佛教的归纳与再创造具有一定的价值^[2]。

喜州白族建筑民居、石刻、银器、服饰、甲马、扎染等物件中包含的图形图案元素, 是白族祖先积累和创造的结果, 彰显了整个民族智慧的文化精髓, 承载着白族历史演变、人们情感变化抒发, 具有卓越的审美价值^[3]。白族传统图形元素从内容上大致分类为植物、动物、神像。

1.1 植物类图形元素

植物类图形在喜州白族传统图形当中尤为常见, 图形主要有梅花、野菊花、素馨花、荷花以及山茶花, 这些图形代表着特有的情感和内在的意义。喜州白族

收稿日期: 2016-11-03

基金项目: 2016 年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16SKGH130); 2016 重庆市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16SKGH130)

作者简介: 刘智勇 (1959—), 男, 重庆人, 四川美术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艺术传承与创新设计。

人利用同构、异构、连续等方式，将这些图形应用于衣着饰件、日常用具或建筑装潢中。因为制作工艺和载体的差异，图形的形式上也有不同，如梅花在白族的服饰上最为常见，象征着白族人固有的典雅、坚强的品质，其在银饰之上呈现的是单一的个体，而在木雕上的运用则是呈枝叶相连状，刺绣中又呈连续性图形。如白族妇女的衣右衽佩戴的银制通常都是由一朵朵梅花扣链而成，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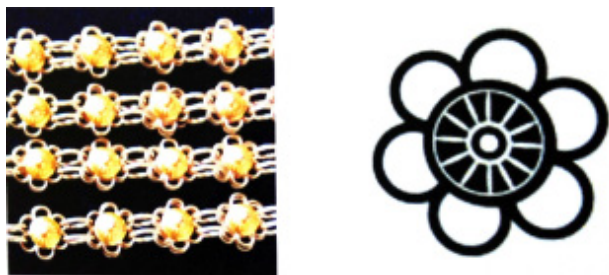


图 1 梅花图形
Fig.1 Plum blossom pattern

1.2 动物类图形元素

古代的喜州居民将一些特殊的动物赋予了独特的含义，并将其视为本氏族、部落的保护神及标志，如金鸡、蝴蝶、螺蛳、孔雀、燕子等。喜州白族人民通过对美好事物向往的想象力及创造力，把动物的特点提炼归纳为图形，并加以吉祥如意的愿景与寄托。如蝴蝶类的图形，蝴蝶被白族人民视为吉祥的使者，并且赋予了繁衍生息的吉祥寓意。蝴蝶类图形样式多种多样，形态美观，多为三角形、圆形、方形、多边形等，见图 2。



图 2 白族刺绣八角花几何蝶纹
Fig.2 Bai embroidery anise flower butterfly pattern geometry

1.3 神像类图形元素

白族甲马纸是从民间流传下来的历史悠久的木板雕刻画，寓意着民间祭祀、祈福、消灾的涵义。白族甲马主题丰富多彩，大致可将其分为本主崇拜、祖先祭拜、求子求学、招财纳福等内容^[4]。

甲马纸神像类创作的表现方式大多为装饰平面语言，造型可分为阳雕刻、阴雕刻、阴阳结合等刻印

制版手法。甲马纸中的神像图形显得简洁有力，画面也富有强烈的印痕和刀味感^[5]，如打猎将军（见图 3）画面中直线与曲线互相穿插，阴刻与阳刻的交错应用，给平面化神像的整体效果增加了动感。



图 3 甲马《打猎将军》
Fig.3 Jia Ma "General hunting "

2 大理喜州白族图形特征

2.1 图形中的造型装饰实用性特征

大理喜州白族图形图案在内容题材上受外来民族的影响，呈现多样性的差异^[6]，这种不同是喜州白族本土文化与多元文化交融中的过程表现。

在内容上喜州白族图形图案与其他民族有相同点，但在样式元素特征上，与其他地区民族的图形图案还是有所区别。最具实用性的白族民居建筑房顶的瓦当上都有不同寓意的图形构成，一般为植物的菊花、石榴、宝相花等，吉祥图案的福、禄、寿、蝙蝠纹，宗教内涵的太极八卦，以及仙鹤和各种兽头等图形。白族放置在房屋瓦顶上的有辟邪含义的酷似狮、虎、象等，有的面部造型类似有猴头、狮子、麒麟各种瓦猫的颇有一番故事的图形见图 4。



图 4 兽头瓦当
Fig.4 Animal heads Wada

在喜州白族民间龙凤纹样中，香草龙凤纹的独特式样则是在保留其头部特征的同时以香草纹饰替代了其身体部分的造型，这种动植物异性同构的式样在白族图案中比较常见，如香草福（蝠）纹，见图 5。



图5 白族香草福(蝠)纹样
Fig.5 Vanilla Bai Fu (bat) patterns

2.2 图形中的色彩象征性特征

喜州白族图案色彩元素的象征性主要表现在民族服饰上,白族男女特别喜好白色衣服,见图6。白色,在白族人看来代表纯洁,寓意高尚。年轻男女喜好穿白色、浅蓝色,少量花卉纹饰用以装饰衣服。正如大理白族民歌中唱说的那样——花多擦起太刺眼,寡白无花不好看,不多不少绣几朵,哪个不爱瞧^[7]。大理白族服饰色彩元素整体色调明快,复色的应用非常少见^[8]。



图6 喜州白族少男少女服饰
Fig.6 Xizhou Bai boys and girls clothing

在喜州白族绣花钉泡背被的装饰图案中,可以看到红色与绿色的对比色搭配应用;深红与大红的同类色搭配应用;大红与玫瑰红的邻近色搭配应用。局部的明度对比、纯度对比,色相对比关系,以及金、银、黑、白、灰这样的协调色对整体视觉效果进行调和的处理手法。因此,在传承与使用中不仅要归纳单独的色彩元素,更应该注重各个色彩元素在搭配上的节奏与韵律、对比与协调的规律性,在尊重、保留其传统民族视觉效果的同时,依据大理白族图形独有的象征性图形特性,针对受众者的喜好,传承弘扬其特性,并赋予其更为丰富、绚丽、多彩的视觉变化。

3 大理喜州白族图形在平面设计中的运用

3.1 存在的问题

从大理喜州白族图案元素本身来看,存在应用的局限性。其一,因各民族生活习俗、地域差异的不同,来自其他地方的游客在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审美观念存在一定的差别;其二,与当今的旅游市场有关。以喜州白族地区常见的旅游商品为例,大多数游人会选择性的购买一些体现“民族特色”的商品,但却经常困

惑不已。原因是,市场上的部分旅游纪念品在设计品种较为单一,视觉元素在应用上大多雷同,游客没有民族风情的体验。因此,运用传统民族图形图案进行创造性设计值得认真思考。

3.2 应用举例

3.2.1 建立视觉、知识、观念桥梁关系

本文搭建了“喜州白族图形图案形式——设计应用对象——消费者发生联系”这样一个桥梁关系,见图7。喜州白族图形图案在原有的基础上,融入当今社会大环境之中消费者所偏好的形姿,使消费者能够从当今视觉审美的视角接受设计应用对象形成视觉、知识、观念的全面、立体统一性。这也是建立视觉、知识、观念桥梁的目的所在^[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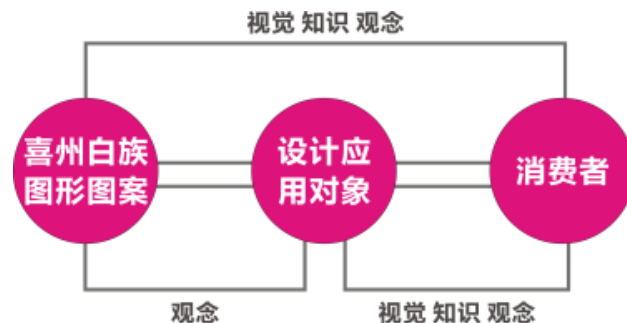


图7 建立视觉、知识、观念桥梁关系
Fig.7 Build a bridge of vision, knowledge, ideas

一方面,在解决喜州白族图形图案形态的基础上,在外形与内涵寓意这两方面寻求民族图形典型性的表现方式,将文化内涵准确地传达给消费者,从而产生的相关效应问题;另一方面,将喜州白族图形图案这一视觉形象通过不同载体和媒介,创造出大众都能理解的方式。这个空间点就是思维、观念、方法的创造性探寻,则需要从下面两个方向去进行探讨。

1) 喜州白族图形图案与消费者。认知即是建立从信息接收到输出的一个过程,它包含思维、语言、知觉、联想和记忆等。由于个人因素、文化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的不同,人们对事物有差异的认知,但在一定条件下设置的人群中具有共同的理解。因此,通过对喜州白族图形图案与消费者的联系,建立共同认知的桥梁,以此来改善喜州白族图形图案自身存在的传达问题,同时也能使得消费者理解图形图案并能够喜爱上它。

2) 设计应用对象与消费者。设计师需要思考如何用白族的图形图案推广产品,以怎样的表现形式和设计手段来让消费者接受产品所传达的信息特征。这就需要在消费者与产品之间构建一个沟通交流的渠道,加深对产品的特点及内涵的理解。

3.2.2 强调应用产品与市场定位准确性

以大理喜州白族旅游纪念产品为例,将定位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相关产品应用对象进行全面的分析,寻找一种有别于其它商品实施应用范畴,它所要传达的视觉表现形式与内容是否与大理喜州白族图形图案的特征相一致;二是在具体设计过程中将地域、民族特色内涵置于其中,确立实施方案和与表达形式进行准确性设计定位,同时明确向消费者展示商品的内容与形式的特色何在。因此,在大理白族旅游纪念这类商品,定位都显得尤为关键。

作者以云南大理地区极具代表性的“瓦猫”与“甲马纸”作为设计主体,结合大理白族生产生活、祭祀中深受当地人所爱的装饰纹样设计的效果见图8。采用全新的视觉设计语言,在不违背原有本真的内在含义与精神的前提下,对以上元素进行解构重组,重新诠释,以符合当下视角与审美品位。同时,也将喜州白族极具特色的传统文化介绍给世人,并使世人所接受与喜爱,从而达到推广并保护的目的。



图8 白族甲马主题招贴《风调雨顺》
Fig.8 Bai nationality theme poster "Good Weather"

3.3 喜州白族图形在平面设计中运用

白族生产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与喜州白族图形图案的应用紧密相连,这些图形图案作为白族最显著的视觉信息传达符号,被一些民间手艺人充分利用,制作出一些符合民俗的实际生活饰物或用品,从而更加凸显了其民族文化特色。喜州白族的图形图案内涵,通过平面设计手段进行整合设计,并且从本土的民族特色商品保护的角度出发,与生产商家、受众者、消费渠道、营销手段等方面全权考虑与沟通,以此加强品牌意识,确立本土品牌产品的特色,提升商品特有的文化内涵、艺术形象与实际价值。

4 结语

大理喜州白族图形图案的设计应用与白族人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紧密相连。它所赋予的渊源文化底蕴,与本土的地域环境、民俗文化、生活习性等因素休戚相关。在共同域与地球村突显的信息时代,使用白族最显著的视觉信息传达的图形图案符号元素进行设计,既传递本土民族文化,又符合现代审美和受众需求,是展现和弘扬新型民族文化的重要

方式。

参考文献:

- [1] 沈梅梅. 白族人的族性与白族研究学术史[J]. 学术探索, 2010(1): 82—92.
SHEN Mei-mei. The Ethnic and the Research Academic History of Bai Nationality [J]. Academic Exploration, 2010(1): 82—92.
- [2] 崔应令, 陈鑫. 会期与圣地: 人类学视角下的一项考察——以大理周城白族宗教信仰为例[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4): 28—32.
CUI Ying-Ling, CHEN-Xin. A Session with the Holy Place: Anthropology Perspective Review in Zhoucheng Religion as an Example[J]. Journal of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5(4): 28—32.
- [3] 张金鹏. 白族文化与现代文明[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4):22—27.
ZHANG Jin-peng. Culture of Bai Nationality and Modern Civilization[J]. Journal of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9(4):22—27.
- [4] 郑凌. 手工技艺视角下云南甲马图像语言解析[J]. 装饰, 2012(8):141.
ZHENG Ling. Linguistic Analysis on Pattern of Jiamayunnan in the View of Manual Skill[J]. Decoration, 2012(8):141.
- [5] 余宏刚. 大理甲马艺术及其在现代设计中的运用研究[D]. 昆明: 云南民族大学, 2012.
YU Hong-gang. Study on Jiamay Art of Dali and its Application to Modern Design [D]. Kunming: Yunnan Nationalities University, 2012.
- [6] 高歌. 白族图案暨图形元素在大理旅游纪念品设计中的应用研究[D]. 昆明: 云南艺术学院, 2011.
GAO Ge. Studi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Pattern Elements of Bai Nationality to the Design of Souvenir at Dali[D]. Kunming: Yunnan Arts Institute, 2011.
- [7] 肖丽琼. 大理地区白族服饰的起源及历史[J].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12): 99—101.
XIAO Li-qiong. The Origin and History of Bai Nationality's Dress at Dali[J]. Journal of Kunm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05(12): 99—101.
- [8] 张成义, 李群英. 演变与传承: 白族服饰文化解析[J]. 艺术百家, 2016(3): 222.
ZHANG Cheng-yi, LI Qun-ying. Evolution and Inheritance: Cultural Analysis on Fashion of Bai Nationality[J]. Hundreds of Arts, 2016(3): 222.
- [9] 姜科, 马静. 数字时代汉字设计创新方法探讨[J]. 包装工程, 2012(7): 146—149.
JIANG Ke, MA Jing. Discussion on Innovative Ways of Chinese Characters at Digital Age [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2(7): 146—149.